

《北縣文化》56
(1998.05)，頁 4-13

文獻歷史以前的八里

一、楔子

八里鄉位於台北縣西側，淡水河出海口南側，和淡水鎮隔河遙望。近年來台北都會區的生活空間，隨著台灣地區都市化集中發展而逐步擴張，原來遠在淡水河口南岸的八里，也逐漸看見林立的高樓，再加上一大片水泥建構所成污水處理場，八里平原上青綠的平野是越來越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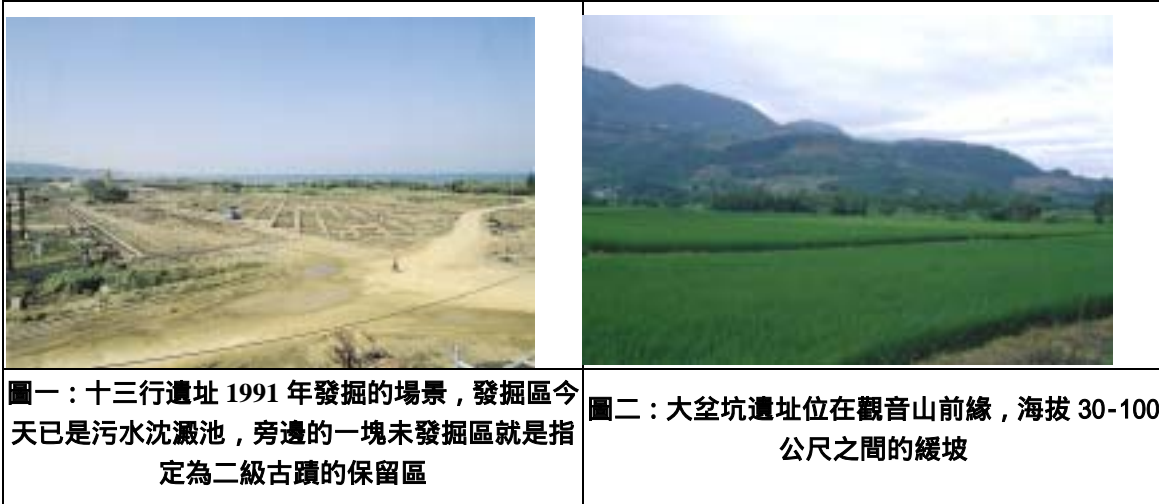
本鄉最重要的地形因素是火山噴發而成的觀音山、淡水河以及台灣海峽。如果以淡水河口挖子尾附近的大崁腳為界，東北側從大崁腳到關渡大橋之間是淡水河河口段和觀音山東北側緩坡，觀音山的熔岩流所形成的紅土緩坡貼近河岸幾乎沒有平原存在，台二號道路沿著淡水河邊建築，而聚落則順著道路分布，目前已逐漸連成一條長街；西北側從大崁腳、挖子尾一線到下罟子之間，海岸和觀音山西北側、林口台地之間形成寬約一公里多，長約五公里的海岸平原，也許可以稱為八里平原，初步觀察平原是由淡水河口向南的沿岸流堆積沙土以及紅水仙溪河口帶下的沙土沖積形成，古老和近期的沙丘都和海岸方向一致，呈東北西南走向，這個平原是八里鄉的精華所在，不但是主要聚落和早期農業使用的空間都在這裏，也是史前時代人類樂於居住的場所。目前擁有大型污水處理廠以及逐漸增加的高層建築與工廠。

至於平原以外的都是觀音山的四周山麓，觀音山這座更新世晚期二十多萬年前火山噴發形成的山岳，可能受到海水侵蝕的影響，在山體的周圍形成明顯的階地，這些階地大抵可分成五段不同高度，地形較為平緩（林朝棨 1957：258），是史前時期人類易於選擇的活動場所，目前除了農業使用之外，也大量做為墓葬用地，所形成的廣大墓葬群是較為特殊的景觀。

二、1990 年前後的十三行事件

已經快要十年了，也許大家都已經逐漸淡忘，1990 年代初期前後十三行遺址受到八里污水處理場破壞到近乎毀滅的一件大事。但是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在烈日下和官吏、時間與機器怪手奮戰三年的經過，的確是一種永遠無法忘懷的經歷。今天，十三行遺址已經殘缺到只剩下一塊 3000 平方公尺的荒煙蔓草，觀音山麓的大坵坑遺址也滿山是現代墳墓，只剩下一小片竹林還在迎風搖曳。這二個列名為為國家一、二級古蹟的史前時代遺址，依照法令應該受到政府保護的，卻仍如此辛酸，其他還沒有被人訂為需要保護的遺址，那就更不要說了。這些代表過去人類活動所留下的舊址，雖然不會講話，但是考古學者卻可以

讓這些沈默的史書發出光芒，告訴我們過去人類的歷史；可是最近各種開發所帶來的破壞，使得遺址和研究遺址的人們都有著滿腹的辛酸（圖一、二）。



你也許不知道像八里這樣一個小地方，在台灣的人類活動史上，確是佔有極大的地位，尤其是在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以前。由於台灣北部地區進入歷史時代，是從西元 1626 年西班牙人佔領今天基隆的和平島建立城寨，隨後又在淡水建立城寨進行實質統治，這只是最近三、四百年事；但是從考古學的研究得知，至少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在八里地區居住活動已有六、七千年以上的歷史，這段人類活動歷史不但是八里地區的歷史，同時也是台灣史前歷史中重要的一段，可能也是今日分佈在全世界二億七千萬南島語系民族（包括台灣原住民族在內）祖先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雖然說八里的史前時代遺址所反映的人類活動，佔有那麼重要的地位，但是八里的史前遺址發現得很晚，考古工作進行也不積極。日據時代台灣各地一直有著考古發現，但八里要遲到戰爭結束前才由國分直一先生帶領學生們正式發表有關八里地區出土史前考古造物的報導（國分直一等 1945），當時國分先生等人在八里國小到海水浴場之間以及學校附近採集兩縊型網墜、單縊卵形網墜、磨製石斧、打製石斧、有段石鏟等石器，這些石器群看來像是今日所稱植物園文化的器物。不過從文章內我們另外得知，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今日台大人類學系的前身）藏有八里庄出土的磨製石斧和紅色陶片（全上引：2），看來也許早在 1928~45 年間就已經發現八里有考古遺物。這兩個地點在戰後並沒有被考古學者繼續調查和認識，反而完全喪失了位置與記錄。所以可以說八里地區的考古工作是戰後重新開始的，而且遺址的發現還具有相當有趣的過程呢！

1957 年 11 月 26 日台大地質系教授林朝榮先生在一次會勘「鐵礦床」的過程中，意外發現原來以為是「鐵礦露頭」的「鐵礦碎片」，實際上並非鐵礦而是土法煉鐵所留下的殘渣，由於林教授本有考古調查的經驗，於是循線索找到史前時代的貝塚群，不但在耕作地表面看見方格紋陶片和凹石、石支腳，而且在民宅土墘厝的土壁表面看到「貼有許多凱達格蘭族之各種幾何形壓印紋陶片，以防避風雨之侵蝕」（林朝榮 1965：4），十三行這個重

要的遺址因而發現。任職在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的盛清沂先生，從 1952 年起就持續調查台北縣境內的史前遺址，他在 1957 年接到林朝棨教授告知十三行遺址發現的消息，遂於 6 月 28 日前往十三行遺址調查，由於方位不清楚，並沒有找到遺址，但反而發現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史前遺址 — 大坵坑遺址（盛清沂 1959:11）。由於這兩遺址相繼發現，經初步調查內涵豐富且具特殊意義，因此引起一連串調查、試掘、發掘及後續的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以下幾件：

1.1959.3.28 4.3 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石璋如教授率助教楊君實及四年級學生 6 人，試掘十三行遺址，發現清晰的文化層及二座墓葬，初步認定遺址屬於「凱達格蘭·噶瑪蘭文化系統」，並經分析認為「鐵屎石」非為煉鐵渣，而為天然火山岩塊。

2.1962.4.17 5.3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第一次發掘大坵坑遺址，在大墓公東西二側 A、B 二區進行發掘，初步斷定大坵坑遺址不是單一文化層遺址，至少有二重文化層重疊，並有古磁器、近代陶瓷片、錢幣、鐵器等中國遺物件出，這些重要現象的發現，將可確定北部海岸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與絕對年代。鑑於遺址的重要性，於是在 1963.2.18 3.11 之間再次發掘，並聘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斌雄先生主持，精密的人工層位發掘，確立大坵坑遺址由早到晚有：Ⅰ、繩紋陶文化層，Ⅱ、圓山文化層，Ⅲ、赤褐色方格印紋厚陶文化層，Ⅳ、赤褐色網紋硬陶文化層（或稱凱達格蘭式文化層），Ⅴ、近代漢文化層；並在圓山文化層中發現青銅鏃一件（劉斌雄 1963：53 - 56）。由於本遺址發現文化層重疊現象，認為與附近的十三行及下罟大埔遺址密切相關，因此臨時決定在十三行及下罟大埔各開一個試掘坑，供與大坵坑比較研究之用（全上引：56 - 57）。

3.1964.7 10 台大考古中類學系與美國耶魯大學合作發掘大坵坑遺址，由張光直、宋文薰、林朝棨三位教授共同主持，得到與前次發掘相同的文化層序，並進行 C-14 絕對年代測定，第一次建立台灣地區考古遺址的絕對年代（宋文薰、張光直 1964,1966），同時進一步與南部的鳳鼻頭遺址、中部營埔遺址的研究結合，建立台灣史前文化年代學與層位學的體系（Chang et al 1969），這個結果影響極為深遠。張光直先生的研究專書，至今仍為台灣考古界必讀的經典之作。

4.1965.11.12 林朝棨教授經由十三行等相關遺址較大量資料的分析，重新確認“鐵屎石”是煉鐵殘渣，並敘述包括鐵礦業、銅礦業、煤礦業、金銀礦業與硫磺礦業等史前時期凱達格蘭族的礦業（林朝棨 1965），這個研究具有澄清 1961 年研究結果之重要性，也為台灣史前文化研究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經過 10 年左右的調查、發掘與研究，闡明八里地區考古遺址的重要性。以大坵坑遺址命名的大坵坑文化（圖三），成為台灣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也成為日後追溯南島系民族祖先來源最緊要的線索；十三行遺址研究結果說明台灣史前文化中金屬器文化出現，十三行文化人是台灣地區最緊要的採礦業祖先。可惜從 1970 年代開始，台灣地區的考古工作重心，隨區域研究興起而轉至中部濁水溪大肚河流域地區，八里地區甚至台北

地區的考古工作沈寂下來，雖也有學者進行調查，但總是徘徊在前人所發現的遺址中，也沒有跳出前輩學者建立的架構，因而沒有進一步發現。

1988年臧振華、高有德與筆者共同進行研究的「台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計畫」才打破這個僵局，走入一個新的研究範疇，試圖結合考古學和文獻資料進行台灣早期漢人和平埔族聚落分布和變遷的研究，並建立早期漢人和平埔族的年代學，特別是陶瓷器的年代學體系，在北部地區就是選擇十三行遺址做為研究的重點，進行發掘工作。就在這次發掘的過程中（1988.2-4），我們也從村民的口中得知遺址已被台灣省住都局規畫為「八里污水處理廠」用地，而且即將動工，由於污水處理廠施工範圍完全涵蓋遺址，施工方式為全面挖填方，一個重要的遺址即將面臨全面性毀滅。才從1980年代初期以來搶救卑南遺址夢魘甦醒過來的台灣考古界，即將面臨另一次更嚴重的挑戰，卑南受工程毀損的面積大約是遺址的1/3，十三行遺址卻是全部（圖四）。



圖三：大盆坑文化的陶器口緣，擁有精緻的劃紋



圖四：十三行遺址發掘中情形

十三行遺址保護與搶救工作，在得到文化界與輿論聲援的過程中，得到了部份的時間與空間，從1989年10月到1991年 月的田野工作，除了搶救文化資產之外，配合本土化運動所掀起的本土學術研究的風潮與對本土認同的情感，毋寧是一次廣泛的社會運動（搶救十三行遺址行動聯盟 1991），當然考古學者也遭受部份工程界無情的責難與羞辱，甚至懷疑考古學者是「乞食趕廟公」，檢工程界的現成，這樣的話出自一個留美工程碩士的口中（陳炯榮 1991：34）就可以看出台灣考古的辛酸與工程人員完全漠視遺址與文化，也不在乎遺址是過去人類留下，而且已經存在千年以上的歷史，實在令人慨嘆。

在搶救發掘的過程中，遺址的重要性一再顯現，迫使古蹟主管內政部民政司，原本放棄十三行遺址的看法必須修正，只好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新進行古蹟評鑑，原來投票反對定等為古蹟的學者，也只好順風轉舵，而將十三行遺址定等為二級古蹟。在這種氣氛之下，同時也有機會檢討附近的大盆坑遺址的重要性，而定等為一級古蹟。看這樣對付遺址的方法，再回頭看日治時期如何面對臺灣的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也許是另外一種心態作祟。

1990年前後，在一段不算短的十三行遺址發掘過程中，筆者及部份民間友人趁機一同調查八里平原附近地區，又發現一些重要的遺址，補充1970年代以來調查工作的真空，重要的遺址如舊城、訊塘埔、松子腳、大崁腳、長坑舊社、龍形等遺址均具有相當重要的代表性，這些遺址出現了部份大坵坑、十三行遺址未發現的新文化層，豐富了我們對八里地區史前文化的演化與變遷的知識，使我們得以建立進一步的文化發展體系。

三、遺址與史前文化的變遷

根據筆者已有的記錄資料，八里地區發現的遺址如下：

表一：八里地區遺址發現地名表

	遺址名稱	出土遺物	出土遺跡	所屬文化	備註
1	八里	打製石斧、磨製石斧、石鏃、兩繸型網墜、卵型網墜		植物園文化？	國分直一等 1945
2	長坑舊社	淡褐色拍印文陶、安平壺、青花磁片		十三行文化晚期	近年調查
3	長道坑口	紅色灰胎夾砂素面陶		？	盛清沂 1960
4	下罟大埔	石臼、打製石斧、石矛、石鏃、石槌、褐色粗沙繩文陶		大坵坑文化	盛清沂 1960、劉斌雄 1963
5	訊塘埔	褐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素面陶、打製石斧、打製尖形器、磨製石刀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6	松子腳	褐色夾砂繩文陶、打製石斧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7	八里舊城	褐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繩文陶、紅色夾砂素面陶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8	公田	褐色夾砂繩文陶、淡褐色夾砂素面陶		圓山文化，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9	大坵坑	褐色繩文陶、淡褐色繩文陶、石鏃、石鏝、凹石；有肩石斧、有段石鏃、淡褐色素面陶、銅鏃；淡褐色拍印紋陶；幾何拍印紋硬陶、鐵器、瑪瑙珠、宋元瓷器	陶窯	清代漢文化，十三行文化中期，植物園文化，圓山文化，大坵坑文化	盛清沂 1960，楊君實 1961，劉斌雄 1963，張光直 1964，Chang 1969
10	十三行	淡褐色素面陶、磨製石器、人獸型玉玦；紅褐色拍印紋陶、灰褐色拍印紋硬陶、灰黑色細沙陶、金銀銅鐵器、瑪瑙珠、玻璃器、宋元瓷器、銅錢	墓葬群、柱洞群、貝塚、水井、火塘、水溝、煉鐵作坊	十三行文化早期，圓山文化	盛清沂 1960，楊君實 1961，劉斌雄 1963，臧振華等 1990
11	大崁腳	褐色夾砂繩文陶、打製石斧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12	西門	紅褐色粗砂陶、磨製石斧、打製石斧		訊塘埔文化	近年調查
13	渡船頭	打製石斧		？	盛清沂 1960，劉斌雄 1963
14	龍形	紅褐色素面夾砂陶、紅褐色拍印紋陶		十三行文化早期	宋文薰、連照美等 1991

15	獅子頭	磨製石鋤		?	盛清沂 1962
----	-----	------	--	---	----------



圖七：八里鄉境以之遺址位置圖，途中編號即為表一遺址號碼，標號 15 獅子頭遺址在關渡大橋西端南側無法繪入。

上表這些遺址大多分布在八里平原及觀音山前緣（圖七）。從遺址的分佈狀態可知，大坌坑文化時期遺址分佈在海拔 30 公尺以上的山麓，遺址僅有大坌坑與下罟大埔二處；訊塘埔文化時期遺址分佈在八里平原較內側古老的沙丘上，遺址數量較多，包括訊塘埔等六處，海拔高度大約在 6—9 公尺之間，顯示聚落形成之時八里海岸平原可能剛剛形成不久，人類選擇海岸沙丘高處居住；圓山文化時期遺址包括大坌坑及平原上的公田、十三行，從海邊到山麓皆有，從十三行下文化層出土的圓山文化堆積而言，當時海岸至少已經推進到今天海拔 3 公尺左右的沙丘前方；植物園文化時期較確定的遺址只有大坌坑，遺址在較高的山麓，和大部份植物園文化遺址分佈在山麓或小山丘頂的情形一致；至於十三行文化早期的十三行、龍形，遺址已經分佈在近海或近河的岸邊，人類喜好水生資源，也可從遺址內出土大量食物殘渣或陪葬得以證明，同時十三行遺址又是一個煉鐵的聚落和外界擁有密切的往來，也許也是聚落選擇的重要因素；至於十三行文化中、晚期，聚落又遷回山麓或山谷內側，是否與防禦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上述的遺址中如以大坌坑、十三行、訊塘埔、長坑舊社為代表，排比各遺址之間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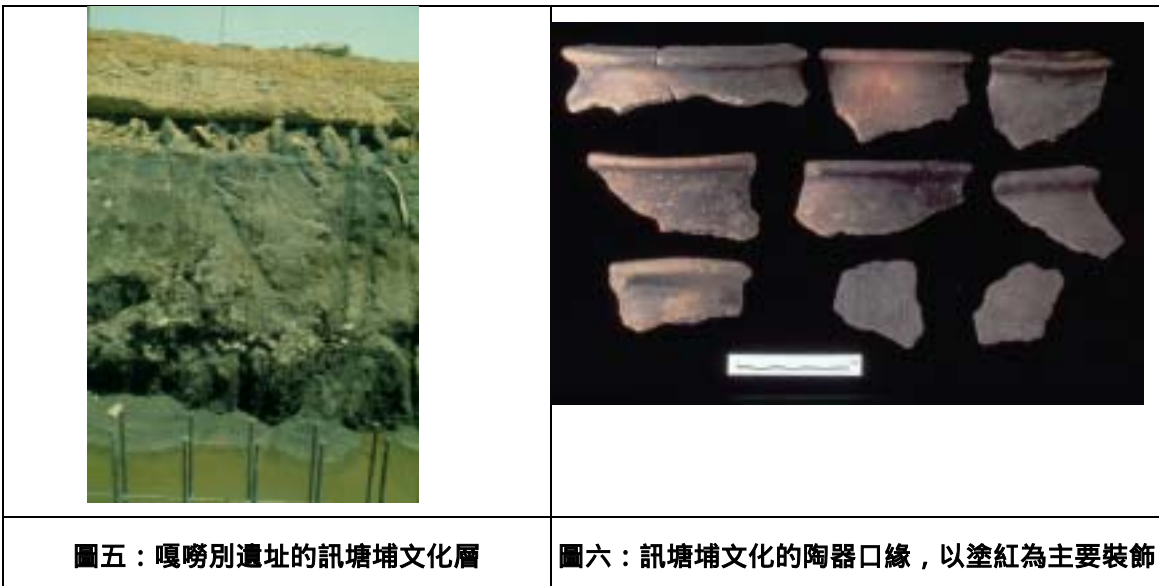
化層相對關係，得以初步顯示八里地區的史前文化變遷。

表二：八里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

300	清代漢文化		清代漢文化	
400				十三行文化晚期
800	十三行文化中期			
1800			十三行文化早期	
2500	植物園文化			
3000	圓山文化		圓山文化	
3500				
4500		訊塘埔文化		
5000	大坌坑文化			
7000				
時間(B.P.) / 遺址	大坌坑	訊塘埔	十三行	長坑舊社

這個層序也幾乎就是以台北盆為中心的台灣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文化層序。其間細節的演化與變遷的過程，目前尚未能完全釐清，不過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1. 大坌坑文化在距今 4500 年前後逐步轉變為與中、南部「繩紋紅陶文化」的牛稠子文化、牛罵頭文化同時代的訊塘埔文化（圖五、六），這個階段也正是八里平原形成且逐漸適合人居的時代，這個階段的遺址都分布於八里平原較內側古老的沙丘上，其變遷的動力從農具如石斧、石刀出土的狀況而言，似乎與農業型態改變有關。



2. 從大坌坑遺址的圓山文化層與赤褐色印紋原陶文化層（即植物園文化層）之間，擁有

純粹堆積地層及疊壓關係（劉斌雄 1963：55），可知二者在八里地區並非漸變的演化，而是另一文化層進入的取代過程（圖八）。

3．十三行遺址代表的十三行文化盛期階段在 1800 - 800B.P.之間。前期是否從前一階段文化植物園文化演化而來，在八里地區尚無法証實，但也無從推翻筆者早年提出十三行文化是從植物園文化演化而來的說法（劉益昌 1982：112-113），也許答案在台北盆地內的植物園、西新庄子、社子這些和十三行文化早期有關的遺址之內，因此仍須進一步研究（圖九）。



圖八：大坵坑遺址出土的圓山文化陶器和石器，與圓山遺址相近

圖九：大坵坑遺址出土的植物園文化陶器和石器，陶器以拍印方格為主要裝飾

4．十三行遺址結束的年代與近現代族群之間，有4、5百年差距，既非直接演變成歷史初期記錄的族群，那麼中間又有那些環節呢？長久以來被學者忽略或誤解的宋、元、明漢人製造的瓷器，未必即是漢文化或漢人所使用，根據大坵坑遺址網紋硬陶文化曾的出土物件出情形（劉斌雄1963：55）以及相同性質的淡水鎮埤島橋遺址的發掘資料，漢人製造的陶瓷器與史前陶片同出，且在同一地層之中（劉益昌 1997：33-36），當然也是同時代同一群人所用，證明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琉球一條記載：

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琉黃、黃蠟、鹿豹鹿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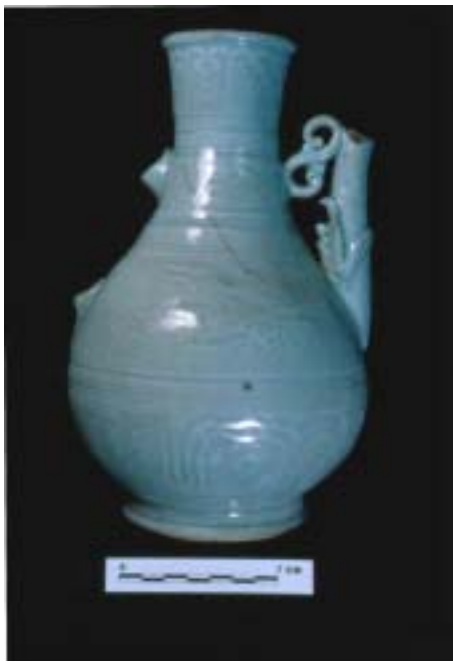
是可以接受的，如此就可以將十三行遺址代表的十三行盛期文化和稍晚的大坵坑遺址其中赤褐色網紋硬陶層（在北海岸的研究稱為十三行文化埤島橋類型）連在一起。

5．從上表看來看來中間尚有缺環，例如訊塘埔文化與圓山文化之間有 500 年左右缺環，植物園文化與十三行文化之間亦無法直接連結。因此，年代的間架也許可以更細緻，也就是說需要更多的絕對年代數據。

四、餘論 — 十三行遺址的主人是誰？

至於長久以來為學術界關心的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是誰？從十三行遺址既然還不能直接

得到答案，我們就需要找尋更多的證據。雖然西元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中，一般認為淡水河南岸沒有繪製聚落，因而懷疑 17 世紀八里地區有無原住民居住（例如李壬癸 1997：83-84、125-126）。但是從當時繪製這張地圖的概念，加上地圖仔細判讀與同時代西荷文獻考證，中研院台史所的翁佳音先生認為無疑有著聚落存在（翁佳音 1998）。但以目前的考古資料，筆者仍無法直接指明十三行遺址與大坌坑遺址赤褐色網紋硬陶文化層是西荷時代所記述的聚落，畢竟十三行遺址結束的年代為距今八百年前，大坌坑遺址赤褐色網紋硬陶文化層伴出的漢人製造的陶瓷器為宋元及明代初年，因此與十七世紀西荷的記述仍有年代差距，而且這些聚落似乎仍會搬家（圖十）。目前唯一可信的證據只有位在長道坑紅水仙溪南岸的長坑舊社遺址，這個遺址出土薄型淡褐色幾何拍印紋陶，並伴出安平壺，安平壺的年代落在 17 世紀，經學者考證已經相當清晰（謝明良 1995：90），當然可以是西荷或明鄭清初時期的聚落。至於八里地區的聚落是否真如「諸羅縣志」及「裨海記遊」的記載，被後壟番「殲之幾無遺種」，才移社港之東北，因此造成後來八里地區原住民的真空狀態，目前也很難確定，不過從十三行遺址出土很多受傷而死的墓葬，反應的戰爭頻繁現象，似乎也說得過去。但仍須進一步調查研究，面臨現代開發迅速，遺址一一被連根拔起的狀態，這部從遺址建構的「無文字歷史」恐怕將會殘缺相當多，而無法完成吧！



圖十：大坌坑遺址十三行文化中期出土的元代瓷器

《引用書目》

不著撰者

1965 學術活動消息 - - 八里及鳳鼻頭史前遺址發掘 《中國民族學通訊》1:23-24, 台北。

李壬癸

1997 《台灣北部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常民文化出版, 台北。

宋文薰

1965 台灣西部史前文化的年代 《台灣文獻》16(4):144-155。

1980 由考古學看台灣 陳奇祿等著《中國的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 台北。

宋文薰、張光直

1964 圓山文化的年代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3/24:1-11。

1996 圓山貝塚碳十四年代更正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7:36。

宋文薰譯, 鹿野忠雄著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林朝棨

1958 土地志・地理篇 臺灣省通志稿卷一, 第一冊地形,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1965 臺灣凱達格蘭族之礦業 《臺灣礦業》17(2/3):1-21, 臺灣省礦業研究會發行。

翁佳音

1998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未刊稿)。

盛清沂

1959 新近發現之臺北三處史前遺址 《台北文物》8(2):1-21。

1960 《台北縣志・史前志》台北縣文獻委員會, 板橋。

1962 台灣省北海岸史前遺址調查報告 《台灣文獻》13(3):60-152。

黃士強、劉益昌

1980 《全省重要史蹟勘察與整修建議 考古遺址與舊社部分》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之研究報告。

陳炯榮

1991 略談八里污水處理廠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漢聲雜誌社出版, 台北。

國分直一

1944 點心 - 八里庄より 《民俗臺灣》4(9):30-31。

國分直一、吉田忠彥、細川學、潮地悅三郎

1945 海邊民俗雜記(二) - 淡水郡八里庄 《民俗臺灣》5(1):1-3。

楊君實

1961 台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及大坵坑兩史前遺址調查報告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7/18:45-70。

搶救十三行文化遺址行動聯盟

1991 《重構台灣歷史圖像 - - 十三行遺址調查報告》搶救十三行文化遺址行動聯盟出版。

臺北縣文獻委員會

1962 《臺北縣文獻十週年》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

1963 《臺北縣八里鄉大坵坑史前遺址之發掘與發現》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88 《台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計劃 第一年度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臧振華、劉益昌

1990 《台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計劃 第二年度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劉益昌

1982 台北縣樹林鎮狗蹄山遺址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台灣的考古遺址》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板橋。

1996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南投。

1997 《台北縣北海岸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委託中國民族學會之研究報告，板橋。

劉斌雄

1963 台北八里坌史前遺址之發掘 《台北文獻》3:52-64。

漢聲雜誌

1996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漢聲雜誌社出版，台北。

謝明良

1995 安平壺芻議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75-105。

Chang, K. C. & Collaborators.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73. New Haven.